



乾道本韓非子

二

仁仁3
769
2





0213
769
卷

韓非子卷第四

孤憤第十一

和氏第十三

說難第十二

姦劫弑臣第十四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下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

謂上疑脫所字

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
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
得其君此所為重人也擅為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
人所共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明
能燭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
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是智法之士與當
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所當塗之人擅事要則
外內為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是以諸侯不因則



世一作
勢是好
下疑脫
惡字

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為之訟免
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郎中為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談者謂為之匿非也邪臣之所
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重人所仇者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臣亦謂法術之臣也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事既久乃慣習故舊
也。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眾而一國為之訟。訟即說也重人舉措常就主心而同其好惡已為之訟免則君無德而誅之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世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其數不勝也。數理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

公上一
有以字
是
像一作
明一作
名是

重人與君同好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國與一國爭。重人與一國為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得見君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故當塗之人獨說而稱冤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者則使使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使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慘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為己用者則官爵貴其人也其不可借以美明者以外權重之。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令者威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趨向也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以

富上一
有國是

知其真偽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進雖未見功先與之爵祿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富兵強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越國為異國即敵國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眾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大臣專國常有謀君之心即已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異所以然者良以不察知已國類於越國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襲重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

脩下疑
脫智之
二字

亂疑當
作辯
下則猶
而也二
作而

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脩士且以精絜固身脩士謂脩身之士但精絜自固其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者謂也其脩士不能以貨賂事人以貨事人故不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為治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貨脩智之士不肯聽從也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謂脩士精辯也治亂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智士材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脩智之吏廢則人主之明塞矣脩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伐積功曰伐也不以參伍審罪過審罪過之參比驗也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汗之吏處官矣近習之臣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无能之人所愛者愚汗之人亦既親愛必用之在廷

非子四

三

與相疑

舉之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公正也。正當以此當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授人官。與之剖符也。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誰也。設詐謀以誑誤於主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變。謂行譎詐以移主意。十中但有二三。故曰十無二三也。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脩廉而羞與女奴。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汗而不避。女奴者。重人所為。必不軌。故智士恐與同之。廉士羞與之欺。主莫有從之遊者。同惡相濟。上故與之為徒屬者。必惡愚之人也。

或不重之字可從

大臣挾愚汗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言侵奪漁者之取魚也。比周相與。阿黨為比。忠信為周也。比周者。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故曰一口。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第十二

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制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說之。所以難也。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不知而說。雖忠見疑。故曰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吾雖不自辯。數則能明。吾所以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意如此者。萬不失一。有所以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有。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能隨心而發。唱故能當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說之。彼則為己志。賤必棄遠矣。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亦既賤之。必棄遠而踈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

德一作見是

不收矣。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今以名高說之此則為己死相所說時之心而闊遠事情矣如此則必見弃而不收矣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弃其身矣。所說之人內陰為厚利外陽為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此不知其內說以厚利私用其言外明弃其身以飾其名高也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泛動之既懷此疑其言及所匿似若說者先知其事今以發其身必危矣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故而說者深知其事既所出入知所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為所說既知情露必有危已之心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己也。如此者身危。說者為君規謀異事而外揣之遂得其謀因泄於外君則疑已漏之便以為不密而加誅也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君之於己周渥厚遂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說有功猶忘其德若不行有敗則羞始生焉此正危身之道也貴人有過端而

身上疑脫者字

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身危。挑謂發揚也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不能不以而止必以不許而與怒故危也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矣。間代也論大人必談以道德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賈重。論細人必談以器斗筭彼資謂為藉君之所愛以為己資論其所增則以為嘗己也。嘗試也論君所增則謂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直米監博辯則以為多而交。米監之為物積羣萃雜之物則謂已多合而眾交之也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略言其事粗陳其意則謂已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諱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凡欲說彼要在知其所恥則隨而掩滅之如此則順而不作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欲急為則示以不能順公為少有以激彼存公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幸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若所說心以公義高而其材實不能及如此者則幸簡私之過見背公之惡以不行私急為多所以

增一作是二之字並置以字下看交疑當作史

繫摩一
作擊摩
是
道所疑
倒

成其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幸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
不知也以資其智地令其取說於我而我佯若不知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欲
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
能為此又微言成此美名於私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誅而微見其合於私
患也欲為陳危之事其有毀誅之者則為之顯言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
與同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
失也說者或延言異人与彼同行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計行若與
彼同汗則大文飾之言此汗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為
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彼或自多矜其
以己為善補過而崇重之也自勇之斷則無以其謫怒之也彼或自以斷為勇則無得以
礙之概礙也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也彼或自以計謀為智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謫而動怒之也自智
音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騁智辯焉其智辯得以極騁此道
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道此術則得親近於君伊尹為宰百里奚
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二人自託於宰虜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復

一無加
字未作
既引作
交並是

身以進加如此其汗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
恥也夫曠日離父而周澤未渥離猶經也謂所經久遠也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
利害以致其功則直指是非以飾其身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龍榮光飾相持其身也以此相持
此說之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成功飾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
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
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
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
鄰人之父亦去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故大亡也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
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
其薄者不當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
為已同憂也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得其宜故或見疑或見戮故曰處之
難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人譎取士
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
雖以為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昔者弥子瑕有寵於衛君衛
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別弥子瑕母病人間往夜告弥子弥子矯駕君車以出

說者疑
倒

柔可疑
倒未獲
通

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
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弥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
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弥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
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
說談論之主不可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
逆鱗徑尺若人有嬰者則必殺人觸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
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
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下三日三
夜泪盡而繼之以血至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智吾
非悲則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
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之

和疑當
作如

持一作
時是

危疑當
作急

貪一作
貪是絕
滅疑當
作滅一
字

害也所獻之寶設令未美亦無害於王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
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
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如人主之於法術未必
其臣人為下和之忠苟無下和之忠誰肯犯禁而論其法術亂也然則有道者之
不侈也持帝王之璞未獻耳帝王之璞即法術也
有法術則以未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
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
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
臣之議越民萌之誅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
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
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眾若此則上偏主而
下虐民此貪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
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

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然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為政者亦損其閑冗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使什家伍家相或有告者則并坐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其什伍故曰告坐而遂公家之勞於公有勞者禁游宦之民不守本求官者設法不帶其功賞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大臣虧公法而為秦以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所亂無霸

王也。

姦劫弑臣第十四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所有術數以御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必將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

親一作信是

非一作是

非子

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為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為姦利以弊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是猶龍耳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為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為方

利字疑

一無安我二字是

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為重人者眾。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於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偽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為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汙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

苟疑當作拘

生下疑
脫也字

愛疑當
作為
我者上
一有為
字是

夫字疑
行

國一作
因是

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
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
而不弊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
以強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
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也恃人之以愛我者危矣恃吾不
可不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
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
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
百官不自索姦衰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禹婁乃為明也
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
少矣非不弊之術也耳必不固其勢而待耳以為聰所聞者寡
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視天下不得不
為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

私疑當
作告

妄下
有非字
是

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
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
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末
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
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
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眾民疾怨而眾過日聞孝公
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眾也故民
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
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為己視聽之
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
不知治亂之情謂談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
以避穿井之陷又妄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
愚心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

於一作相是

皆疑當作者喜下疑脫也字非下一勝三非以下處至非能下四百字簡在公近之是

於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蠶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為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為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

裏疑當作裏

而上一有毀字是

人下一有臣字是

之弃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為弃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弃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子之愛也。猶可以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為人。也。固左右女媧

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衰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為私善。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眾。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衰。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棰策之威。銜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為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

施下一
有與字
是義下
疑脫也
字不外
疑倒

若上
有刑字
是

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為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為卿相之處。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為天子。相公得管仲。立為五霸主。九合諸侯。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故有忠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

上處字
疑當作
名

忠下一
有臣字
是

人字一
在字上

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主使人之明法
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眾以安其國。及襄
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黔劓。敗其形容。以為智伯報。襄子之
仇。是雖有殘形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
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
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
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
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臣下
有首字

一本不
提行是
謂或作
為可從
人下
有主字
的作通
並是

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
劫殺死亡之主言也。人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美材。大臣
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
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的而立不義。
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

近之或
作近世
可從

股上一
有射字
甚下有
於字並
是

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
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
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
公乃走踰於北墻。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
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充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
而死。卓齒之用齊也。擢潛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
癰腫死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饑
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
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韓非子卷第四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right column.

韓非子卷第五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
 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為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
 小民右仗者，可亡也。好官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
 姓，煎糜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
 亡也。聽以爵，以待參驗，用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
 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無而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
 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號養貪而無厭，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
 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

以待
作不待
無而作
而無並
是

右仗
作內困
是

至元

一重羣
臣易慮
四字無
謂字國
下有更
字並是

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復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接而簡近隣，估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聞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隣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隣，貪復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為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懼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

起疑當
作超

怨是
怨是

行一作
私是

待疑當
作特變
一作變
果

一無欲
字貴臣
作貴人
是

怨是
怨是

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眾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世，嬰兒為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眾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褊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惰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欲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臣相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仇，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怨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

世下
有姓字

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為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眾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

親一作
新是

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隣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墻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墻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為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湊之變。

舉疑當
作譽

之變
作用事
是

明疑當
作明下
同

一無直
字是

正塞
作者止
是

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云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
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
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已
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直莫
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
不敢忠主則國為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
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
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
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
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
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
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
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
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為人
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
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
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
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為
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
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為之
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
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
而子疑不為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為
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

無死
殺子
殺子

馳一作是

擅萬乘不疑。此鴆毒扼昧。扼昧謂暗中絞殺也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衆事之端比日相參而觀之士無幸賞，無踰行。殺必當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

王一作是

一重賞字罪下有罪字並是

人一作是

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藉假也入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金鬻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此然守法之臣為金鬻之行，則法獨明於胷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太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治疑當作法明下有有字是

南面第十八

少人
作小臣
是

之誘下
疑脫於
事三
者必賞
者以賞
句行或
事字上
有脫句
後言當
作後功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人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偽為忠信然後不禁三者。昏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資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昏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

之下一
有意字
是

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如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責。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為之者。其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

心一作
必仲下
有之字
遇作愚
是而
輒是當
字

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母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心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及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相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遇贛麻墮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黃虎受阿諛而輒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

式宗疑
行後下
一有得
字是

一不重
有宗則
是作地

非數之
非疑行
下同

舉下疑
脫以字

人之性
疑當作
今之誤

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為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筮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道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掄兵而南則鄣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存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躬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

長一作
吳是臣
疑當作
親

荆時滅
字疑當
作邪當
魏一作
魏上疑
脫不字

削下疑
有脫字

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吾戰而不勝。身
臣入宦于吳。反國奔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
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
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
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攻
魏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
為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為攻魏
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
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
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
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
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
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

以主二
作主以
人作臣
葉

其友二
葉

也。以主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人偷幸。臣徒取。則
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
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
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
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
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
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為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
於口醉而卧。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
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
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
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為大戮。故曰。豎穀
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也。端。故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
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

行字疑

大軍二
宗室者

則臣下
一有下
字是

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
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
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隣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
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眾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
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
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
地削國制於隣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其其明
矣而世主弗為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
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
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愚於智
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
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
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

飾於下
疑脫法
法句絕
知下屬
有故字
則作有
將作有
並是

來一作
求是

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為
明搖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本治
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
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
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佚而則功釋規而
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將智不知道之故
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
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為交於上
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
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此
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
託物以來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
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

疾下疑
脫爭字
禁上
有者字
是邪以
邪智作
邪為智
疑是也
疑之禁
疑行

故上
有也字
是
富作
害是

有資稱比于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夫上稱賢明下
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禁君之立法以為是也今人臣多立
其私智以法為非者是邪以智以此思之則知凡官之情皆欲過功法立私智也過法
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禁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
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
不可為賞勸不可為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
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脩身潔白而行公行正
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
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
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
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
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
竭力為法為之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

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
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
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韓非子卷第五

韓非子卷第六

解老第二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得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

得作
德在字疑

所無疑
當作無

韓非子卷第六
解老第二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得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

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疎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事父，宜衆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踈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禮者，所以情貌也。群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其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以爲禮，以爲其身，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

以當作
爲其作
故是
節作
飾是
子以之
以一作
之

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次負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妄意度也。何以論之？

禮下
有樸
心

貌上疑
脫禮樂
好當作
行
與猶而
也壽當
下二有
貴字

詹何坐弟子侍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
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
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
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
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
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
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所
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孰思慮孰
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
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
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邪上
有行字
可從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
邪僻而動弃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弃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
天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
兮禍之所伏

一無天
下之天
事從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
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弃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
天子諸侯之勢尊而天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
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弃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
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論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
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
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
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
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

故以固

公心之
立是

異義

劇微
作

以至于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
 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公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
 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誅護窮墮雖
 死節輕財不以侮能羞貧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
 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
 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
 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
 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
 為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
 割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
 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
 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

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
 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
 聲則謂之聾耳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
 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
 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
 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耳悖
 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
 事天莫如嗇

下謂
作為
謂嗇
作唯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
 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
 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
 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嗇服故曰夫
 謂嗇是以蚤服

故上疑
脫則字
則新當
作新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
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
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
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
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
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
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眾人莫見其端
末莫見其端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
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
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
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眾人莫能見其所極唯
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事極者為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

持上
有以字

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
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
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
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持生也
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
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
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
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
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虧彌大矣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
觀之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

不治要
作而

一重舉
動理三
字

崇也之
也疑衍

享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
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享小鮮人處疾則
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
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瘕疽痺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
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
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也鬼崇也疾人之
謂鬼傷人逐除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
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
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
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
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
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
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

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
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
俱歸於民也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
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
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
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
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
通物所積力唯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
糞其也

人君無道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
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
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

一無一
道字

洛通一
作通淫
一重積
力唯田
疇五字

非子六

下之字
疑當作
者

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

於一作
則是

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憊憊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憊於欲利。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以成其威。日月得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以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

斗得下
一有之
宋月得
下有之
字蓋是

光上一
有某

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遊於四極以為遠乎常在吾側
以為暗乎光昭昭以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
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
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
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即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
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
敗得之以成

見其疑
倒物老
子作象
可從後
下二有
物宗
一無平
定宗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
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
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
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
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
夫與天與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

謂下疑
脫之字
一無者
字是

常者而常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所以不可道也
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
道非常道也

者字疑
衍
老子無
也字者
字可從
至下一
有其字

一無一
死字可
從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
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
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於死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
三者至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
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而生者固動
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
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比日為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而生而動動
比日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其大於兕
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
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

不上疑
脫故字

一無虛
字

害一作
害是

一重務
致其福
四字

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間靜。而以昏晨
犯山川。則兕虎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
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動
靜不節。則虛瘞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弃道理。則網羅
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
几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
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
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
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
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
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
也。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

一重見
必行之
道五宗

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
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則
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
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
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
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
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
之曰。儉故能廣。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
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
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
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
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

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為天下先。不敢為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為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

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為動。神

不為動之謂不脫為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身以積精為德家以資財為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為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脩其身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脩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眾故曰脩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眾故曰脩之邦其德乃豐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脩之天下其德乃普脩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韓非子卷第六

韓非子卷第七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喻老第二十一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遠傳不用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虱鷩鳥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為罪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為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為溲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必莫憚於欲得邦以存為常霸其可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不身不王故曰知足之為足矣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

百靜二字疑衍

霸下一有王字是

孫一作晉是

邦疑當作法

故曰君子十二字疑當在圭父上

臣或作本可從

罰下一有而字是

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為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圭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圭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為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觀一作勸是

是上疑脫故曰二字謂損倒

曰字疑衍

蔡一作晉公作候並是將好疑是倒利字治上一字是欲字

越王入宦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以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千丈之堤以蠅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相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相侯曰寡人無扁鵲出相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相侯不

講下
有出字
或望上
見二復
可從及
下字有
也字是

應扁鵲出。相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相侯又不應。扁鵲相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相侯而還走。相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柰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相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相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公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唇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

或無曰
字奇從

上公一
作君是

短一
福食作
舍並是
格疑當

文疑當
作武王
門當作
玉門

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銅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美。菽藿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勾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罍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官。武王之王也。不病罍。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且為君子器。不宜為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子玉為

知下疑
龐時字

寶賈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為也為生於時知者
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
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憐之故知者不言談教而慧者不以
藏書匿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
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道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
乎道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
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
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
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智此皆
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曲暈大禾臧獲不能
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

智上一
有之字
是六一
作之長

之自然而不敢為也空敦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
神竭于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
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
不離其實也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
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
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于臣
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于臣上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顙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鄭人
聞之曰顙之忘將何為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
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
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
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為而成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

進疑當
作進上
一作尚
音同

為或作
不可從

楚以丁
一提行
是

一無觀

害字

之智
倒一無
踐字欲
上有而
字並是

為也。右司馬御座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觀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為小善，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蹊躄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

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懼。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說林上第二十二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為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為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爾而為行事。

是蕙官也。

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風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請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風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為白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相公乃弗救。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

請一作
謂不重
孔子二
案並是

晉人以
下一提
行是

下實字
疑行

慶封以
下一提
行是

三宣子
或作桓
子可於

之於同
用下同

天去或
有王宗

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圖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龍衣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成東邊，荆人輟行。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說，許救之甚歡。臧孫子

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

蘇漢當作烈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一重計之二宗是

鷓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鷓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以我為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人皆避

一下涸澤作涸澤子涸救子下更有子必救字並是

蘇漢當作父

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為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一韓以下是
樹上或有內字
主下無內字可從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為人之臣而又為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韓宣王謂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闕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內有外為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紹績味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

者辨酒
疑當作
辨酒者

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辨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四夫失其身

而猶與
也聖上
一有師
字是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聖人之智不亦過乎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

凡辨當
作日自
上一有
韓王二
字是

今有人見君則眩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眩君奚為不殺君曰不能勿眩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犁鉏曰假入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為嚴氏也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荅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

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荅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一不提及是

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麇荅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麇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逐下是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

紂為象箸箕子怖以為象箸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杯玉

視一作

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未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萌疑當作明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敵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眾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懼衆當作懼

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一無使字是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即生倒樹之

至一作矣矣二

已血下一有而宗是

有獨為也

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母生楊。至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魯季孫新弑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已血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無可為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荅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

令一作金是

見疑當作君必上一有者字是

友一作支所下並是

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為往而不美。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令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為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為則異。公孫友自刑而尊百里。豎刁自宮而諂相。公其自刑則同。其所自刑之為則異。慧子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為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韓非子卷第七

江戸 小知正國公淵校

